



· 吕梁作家文丛 ·

中篇小说卷

高丽萍 李心丽◎主编

LULIANG ZUOJIA WENCONG ZHONGPIAN XIAOSHUOJUAN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



吕梁作家文丛·

中篇小说卷

高丽萍 李心丽◎主编

LULIANG ZUOJIA WENCONG ZHONGPIAN XIAOSHUOJUAN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梁作家文丛. 中篇小说卷 / 梁大智, 韩思中主编; 高丽萍, 李心丽分册主编.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78-4232-7

I. ①吕… II. ①梁… ②韩… ③高… ④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吕梁市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4118 号

书 名	吕梁作家文丛·中篇小说卷
主 编	高丽萍 李心丽
责任编辑	赵 婷
装帧设计	张 丽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荣博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总 印 张	113
总 字 数	178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232-7
总 定 价	298.00 元(全六册)

编 委 会

主 任：吕改莲

副主任：薛 波 阎东海 郭银屏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明 马明高 白占全 李心丽 陈继红

林 祥 秦云贵 高丽萍 高艳萍 曹文光

常捍江 康 序 梁大智 韩思中

《短篇小说卷》主编：韩思中 马明高 常捍江

《中篇小说卷》主编：高丽萍 李心丽

《诗 歌 卷》主编：梁大智 康 序

《散 文 卷》主编：林 祥 白占全

《吕 梁 词 韵》著者：梁大智

《大清镖师》著者：王秀琴

黄河风骨与吕梁情缘

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杨占平

由吕梁市委宣传部策划,市文联、市作家协会精心编辑的《吕梁作家文丛》即将出版。这套丛书包括《短篇小说卷》《中篇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吕梁词韵》《大清镖师》六部。前四部为2000至2013年,吕梁作家在国内各级报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优秀作品的选编;《吕梁词韵》采用近百种不同长调词牌对吕梁市的文物古迹、旅游景点、地域文化、历史人物等进行了咏赞,是作者梁大智近年来潜心于古体词创作的成果,也是宣传吕梁的最好文化产品之一;《大清镖师》则是女作家王秀琴多年刻苦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成功地塑造出吕梁黄土地上的大清镖师“左二把”这一独特的人物形象,真实地表现了一位行走江湖、有情有义的侠客的叱咤风云人生,神秘而传奇,惊心并动魄,不失为一部长篇佳作。可以说,这套《吕梁作家文丛》充分展示出了新世纪以来吕梁文学创作的新发展和新收获。

毋庸讳言,《吕梁作家文丛》的出版,是吕梁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在全省文坛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种带有启示意义的现象。我在阅读这套丛书书稿时,感觉用“黄河风骨与吕梁情缘”的概念评价,还是比较适合的。可以说,黄河风骨和吕梁情缘贯穿于这套丛书作品之间,也可





以视为吕梁作家文学创作美学风范的追求境界。他们的作品像黄河一般朴实、浑厚,渗透着浓郁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传统;又充分彰显出吕梁山哺育出的直率情绪、恋乡情结、敦厚情感。吕梁作家喝着黄河水、吃着吕梁谷,自然笔下流淌出的人物、故事、情感,无不深深烙着黄河印迹与吕梁情缘,读他们的作品,你的身心也仿佛置于黄河、吕梁那一方水土。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母亲河。这条蜿蜒曲折数千公里、昼夜奔腾不息的大河,流出了灿烂的黄河文化,创造了最初的中华文明,也孕育了独特的文学创作。而吕梁地处黄河中游,最能代表黄河文化的特点,吕梁文学同样最能体现黄河风骨。一代又一代吕梁作家构筑起的这种文学传统,发展到了当今时期,依然生机勃勃,一批实力雄厚的作家,奉献出数量可观的优秀作品。应当说,没有黄河文化的孕育,没有吕梁传统的熏陶,就没有吕梁文学的实绩。

黄河文化和吕梁传统虽然自身的特征非常明显,但它们决不是封闭的,也没有排他性。在漫长岁月的演化过程中,黄河文化和吕梁传统逐渐包容了中华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优点,甚至连域外文化也不抗拒。这个特点,同样影响到了吕梁文学创作中。吕梁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少原籍是外地的文学名家,都曾写出了许多富有吕梁色彩的经典作品;尤其是山药蛋派中的骨干作家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都是从吕梁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凭借反映吕梁社会生活的优秀作品享誉国内外的大作家,在他们的文学观念和代表性作品里,黄河风骨和吕梁情缘,都非常明显。

进入 21 世纪之后,吕梁文学创作仍然坚守着黄河风骨和吕梁情

缘这样的特色,作家们不追赶时尚,不放弃传统,扎扎实实地体验生活,认认真真地阅读经典,勤勤恳恳地书写感受,奉献出了一大批丰硕的作品,用佳作不断、人才辈出评价并不过分,充分显示出吕梁文学创作雄厚的实力和巨大的潜力。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康序和陈颖灵合作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批评之旅》、韩思中表现现实生活的中篇小说《挣挣扎扎》荣获赵树理文学奖;王永泰的长篇历史小说《清官于成龙》出版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反响强烈,成为经典剧目;刘维颖反映碛口文化的长篇小说《水旱码头》,提升了吕梁碛口文化的影响力,在北京召开高层次研讨会,引起国内文坛评论家的广泛关注;另外《寻找自己》(成毓真)、《血色码头》(刘维颖)、《死去活来》(韩思中)、《狼密码》(李迎兵)、《胭脂云》(杨秀春)、《三十里桃花流水》(田文海)等一批长篇小说,在全国各大出版社出版,显示了吕梁作家的整体实力;同时,一大批中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不断地在国家级、省级以上报纸杂志发表,并有一些优秀作品被权威的《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诗选刊》《国际汉诗》等选载,表明吕梁作家的作品走向了全国。

黄河水浇灌出来的吕梁这块土地,其厚实、朴拙和凝重的特点从来没有改变,吕梁人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活依然是执拗、深沉和平和的,尽管新世纪的城市欲望、市场资本和时尚消费已经迈进了吕梁山,但作家和诗人们继续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凝视着土地、生灵、汗水和劳动,关注现实,心系民生依然是作品的主旋律。面对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面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冲击,作家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围绕乡土与城市交集的琐碎却无法回避的生存状态,选择各种层次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基本经验,展开文学的构思和叙述,让





我们感受到了现实世界的真切、丰富和复杂；以作家敏锐的眼光审视这块土地上的变迁、发展和固守，思考社会进程中人的观念的艰难转折，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情，表现出了吕梁人深沉而盈动、进取而饱满的生命特征。我们从这些小说、诗歌和散文中，看到了黄河的性格，看到了吕梁山的厚重，看到了民间底层的生活态度，丰富和扩展着我们对吕梁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的理解。

从这套《吕梁作家文丛》可以看出，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新世纪的吕梁文学创作，呈现出多种方法、不同文体、各样风格争奇斗艳的良好局面。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也吸收了现代派、心理结构、意识流等国内外先进的文学经验，在故事设置、人物描摹、叙述风格、语言表达等方面，都在不断探索，努力创新，突出个性，每个人的创作能够与时俱进，日臻成熟，体现出吕梁文学创作前所未有的多元化风貌。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新世纪的吕梁文学创作能够取得实效，还得力于文学评论的引导作用。众所周知，文学事业的发展，必须是创作与评论并驾齐驱、同步前行才能健康成长。没有理论上的正确指导，创作就可能走向歧路、弯路，作家的素养提高就会受到局限。近年来，吕梁文学评论界的一批资深评论家和评论新秀，密切关注本土作家的创作，针对不同作者的创作现状，展开对话和研讨活动，并且撰写成文章，让作家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与不足，找到了改进的目标，取得了双赢的效果，批评家队伍在不断壮大，作家的创作在良性前行。

《吕梁作家文丛》的出版，既是对新世纪以来吕梁文学创作的一次小结，也是今后继续取得成绩的开始。文学创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一项艰苦的营生，更是一项不断创新的活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吕梁的作家队伍呈现出老中青济济一堂的态势，吕梁的文学环境越

来越趋向良性,产生大作品、好作品的氛围已然形成,相信吕梁作家会用精品力作给我们惊喜。

当然,要出优秀作品是必须付出辛苦劳动的。我希望吕梁作家和诗人不要满足于已有的成绩,继续勤奋学习,突破束缚,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古今中外的大师们学习,在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蜕变之中,跨入更加深刻的思想境界和更为优雅的艺术氛围。在选择题材、表现主题时,把目光瞄准社会焦点、现实问题、人性本质,透过这些焦点和问题,深切洞明世理与人心,挖掘出具有深刻内涵的意义来,以此启示读者;同时,在设置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时,要尊重生活的逻辑,尊重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写出跌宕起伏的、富有新意的故事,写出既有普遍性又有独特性的人物形象,突出社会生活的正能量,弘扬人类正直、忠诚、善良、谦逊等美好的品质。

吕梁作家身处内陆,在艺术和技巧的开放性方面不如发达地区作家,但却显示了自己黄河风骨和吕梁情缘的特点,思想内容和主题意义也非常具有坚实性。大家已经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下写作的要求,经受住了各种精神的和物质的诱惑与挑战,以积极的姿态面向社会,大体上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位置和写作价值,做到了与全省和全国文坛同步,各种体裁都在全方位、有序地推进。

我们的作家和诗人要感谢这个大转型时代,不要辜负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学作品的期待,力争圆满地完成时代和现实赋予我们的书写责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学始终与时代和人民息息相关,总是以生动的形象、优美的语言和诚挚的情感,为人们提供思想资源、精神动力和情感力量,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克服自身的某些焦虑和浮躁,保持极强的耐心和自信,深刻地摹写出这个时代人民群



众的真实生活与内心追求,用优秀的作品回馈时代和读者。

吕梁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我相信,在黄河风骨和吕梁情缘的孕育下,吕梁文学必将创造出更多的辉煌。

目 录

无雪的冬天	高丽萍 001
残雪消融	梁大智 047
与房子无关	李心丽 080
彩云归	杨秀春 121
汴州何处	李春连 156
流 光	马明高 190
飞越电影院	李迎兵 226
挣挣扎扎	韩思中 261



GAOLIPINGXIAOSHUO

◎ 高丽萍

高丽萍，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吕梁市新闻办、吕梁市外宣办主任，198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处女作《寄给妈妈的花束》1980年发表于《星星》诗刊，小说曾被《作品与争鸣》等选刊转载，著有作品集《自圆其梦》。

无雪的冬天

之谦知道俞愆要到北京去开会了，他像以往一样细细地为俞愆收拾了行装，俞愆也像每次一样，淡淡一笑，说声：“之谦，谢谢你了。”

送俞愆到太原的车还没来，儿子悦悦跟隔壁安琪的女儿多多在走廊里玩，之谦在洗碗，俞愆站在之谦身后，把之谦洗过的碗用白纱布擦干净。

“说不定等你回来咱们就搬完家了。”之谦说。

“等我回来再搬吧，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反正房子已经分给咱们了，跑也跑不了。”俞愆说。

“不行啊，昨天行政科打电话，催咱们快点搬，文化局有个姓朱的副局长要住这间房子。”

“那你多找几个人帮忙，小心累坏了。”

“我没事。我把呢子大衣给你找出来了，一会走的时候穿上，小心冻着。”

“我不想穿呢子大衣，啰里啰嗦的，今年冬天一点也不冷。”

“不冷还不好？这几天可能还有寒流或者下大雪，一冬天没下雪了。你还是穿上呢子大衣吧，千万不要病在北京……”

之谦听见俞愆轻轻叹了一口气，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不会有寒流的，也不会下大雪



了……”

之谦茫然。之谦觉得俞愔什么都好，他跟着俞愔领着悦悦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他们的书房里贴着“淡泊宁静”的条幅，俞愔在家里是位和善的妻子、慈祥的母亲，俞愔在化工局是一位办事干练沉着稳重的办公室主任。之谦听说，地委组织部已经找俞愔谈过话了，准备提拔他到地区统计局去任副局长，之谦为俞愔高兴。然而之谦总隐隐地感到俞愔的心似一口望不到底的深潭，他没有任何能力去探测它。好在他已经习惯了。

房间里静悄悄的，之谦穿着软底拖鞋的双脚迈着女护士般的脚步轻轻地在房间里擦过来擦过去。要搬家了，各种东西都应该事先整理好，省得搬过去时摸不着头绪。即使不搬家，他的拖鞋也总是在房间里“嚓嚓嚓”走个不停，之谦是个会干活的人，他什么时候都能在家里找到自己该干的活。

俞愔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看着之谦忙活，她插不上手。之谦有着一双与他那壮硕的身躯不太相称的过于小的脚，他的鞋号比俞愔大一码。俞愔给之谦买过许多拖鞋，可他舍不得穿，他喜欢穿俞愔穿旧了的拖鞋。起初俞愔觉得别扭，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发现俞愔在盯着自己的双脚，之谦有些慌乱，他察看着俞愔的脸色，小心地问：“愔愔，又看着别扭了？我的拖鞋都让我装进纸箱了……”

“不是的，我不是那个意思。之谦，我是在想，在地下忙来忙去的应当是我的脚……”俞愔的语气中含着深深的歉意。这歉意使之谦的心里感到了少有的舒畅，这歉意是以前俞愔从未表露过的，之谦有点诚惶诚恐了，他不知道如何是好，随手拿起了一个橘子放到俞愔的手里，很激动地说：“愔愔，看你说的什么呀，你整天在外面奔波很辛苦，家务活又没啥，我捎带着就干了，支撑着这个家的还是你呀……”之谦说到激动处欲去攥俞愔的手，正在之谦欲攥未攥的时候，司机小马推门进来了。

俞愔迅速站起身，脸上洋溢着小马所熟悉的、全化工局的人都熟悉的那种优雅、矜持又不失热诚的微笑，她像每次一样先跟之谦道“再见”，说声“照顾好自己”，再到走廊里去跟儿子吻别。

儿子的两只脏手搂住她的脖子不肯撒开：“妈妈，妈妈，带我去吧，我还没去过北京呢。”



“好悦悦，妈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妈妈出差有公事，不能带小孩，等今年夏天妈妈带你去青岛。”俞隽一边为儿子擦着脏手一边温和地说。

“那多多的妈妈为什么出差总带着多多呢？”

“那是因为多多家的情况特殊，安琪阿姨走了就没人带多多了。”

“噢，我明白了，是因为多多没有爸爸。”

“悦悦，别瞎说！”俞隽看见满头塑料发卷的安琪正打开房门，连忙去制止儿子。

“不要紧，他想说就让他说吧。”安琪低着头走过来，在裤袋里摸了摸，摸出几张十元的钞票，递给俞隽说，“麻烦你帮我捎件鸭绒衣，要大红的……”

之谦插话：“隽隽，你也买一件吧。”

“我不用了，我不怎么喜欢鸭绒衣。倒是该给你买一件，你上班路远，需要一件鸭绒衣……”俞隽又转向儿子，“悦悦跟妈妈再见……”

“隽隽，叫小马想办法帮你买到卧铺票，开了会早点回来……”之谦叮嘱着。

“我一开完会就往回走……”俞隽边走边说。

小马咂着舌头赞叹：“到底是知识分子家庭，彬彬有礼，叫人看着像在看电影。你看看我们家，我老婆是把我骂出来的，嫌我让陈香香搭车。幸亏是陈香香，换个脸皮儿薄点的听了我老婆那通骂非喝敌敌畏自杀不可。”

俞隽正要问问陈香香是怎么回事，就见陈香香正站在汽车旁边神采飞扬地跟一个小伙子说话，她轻轻地捅了捅小马。

“没事儿，我跟陈香香老关系。俞主任，你说我老婆有多傻，她还以为陈香香看上我了呢，她也不寻思寻思，人家陈香香是什么人物，怎么能看上我呢？我就是排大队轮，轮到2000年也轮不上啊，你说是吧，香姐儿？”

说着他们已经来到了陈香香跟前，陈香香在小马的脸蛋上轻拍了一下说：“小马，舌头痒了回去叫你老婆咬一口，跟你老婆说，等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死得就剩下你马本德的时候，我陈香香就归你。”

“哎哟哟，那可不行，人家都说，陈香香是喝男人血活着的，要是光剩了我马本德，那我可就招架不住了，我还不如跟天下的男人一块儿死了呢……”

“还不知道是我喝男人的血，还是男人喝我的血呢，天下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陈香香咬牙切齿地说。



俞隽上了车，坐在车里静静地望着他们。虽然与陈香香在一座楼上住了好几年，但她们之间却很少来往。陈香香总是对她不冷不热，一副敬而远之的样子。这楼里对她敬而远之的女人不止一个陈香香。住在12号房间里的那个女记者丛林，还有隔壁安琪，她们似乎都对陈香香敬而远之，而她们三个之间却过从甚密。为什么呢？因为她那故去了的父亲曾任过地委书记吗？因为她看上去要比她们幸福一些顺利一些吗？她是不是真的比她们幸福比她们顺利呢？

“俞主任，搭你的车了。”陈香香脸上挂着笑，一边往车里钻一边说。刚才跟陈香香一起说话的那小伙子也上了车。

俞隽以微笑作答。仍然是机关大院里的人所熟悉的那种优雅矜持而又让人感到挺热情的笑。俞隽记得大学里有一位老师就是这样笑的，那位老师的笑征服了许多人，可独独征服不了她。她老是嘲笑那位老师，认为那笑容的背后潜藏着虚伪和冷漠。她喜欢灿烂明朗而又真诚的笑。她常常给人们夸张地模仿那个老师的笑。有一天通讯员给她拿来了一张他们欢送某位领导升迁时的集体合影，找到自己时她吓了一跳：天哪，自己什么时候真的把那位老师的笑学到了手，而且学得炉火纯青，仿佛那种笑原来就是属于她的。她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个跟从前的自己一样的人在背地里嘲笑她，夸张地模仿她。大概不会有的。今天已没有几个人像她从前那样了。

二

汽车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奔驰，俞隽已经在这条公路上往返过无数次了。她熟悉公路两边的每一座山峦、每一道沟壑、每一处地标，她甚至可以记得哪个转弯处长着一颗什么树，树的下面长着些什么草。这不需要太强的记忆力，就好像你家中的那些锅碗瓢盆笤帚簸箕茶杯茶壶，难道还需要你刻意地去记住它们吗？

冬天的山峦像一个个掉光了牙齿脱净了头发没有了一丝生气的干巴巴的老妇人，僵硬地仰卧在那里，无望地等待着来自上天的甘霖。俞隽知道，只需一场大雪，那些老妇人就会摇身变作身披白纱的新嫁娘，满面娇羞地躺在婚床上。然而俞隽更知道，今年的冬天注定了是一个无雪的冬天，一如她的北京之行注定了是一次痛苦的旅行一样。



那一天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方良给她打电话,叫她晚上去一下他家。方良曾给俞愔的父亲当过秘书。

方家没杂人。方妻给俞愔削好了苹果沏好了茶之后就悄悄地出去了,临走时她在外面反锁上了大门。

方良坐在俞愔对面的一把折叠椅上,点燃了一支香烟,抽了有少半截之后才对俞愔说:“最近准备提一批人,其中有你。”俞愔安静地坐着,没做任何反应。在方良给她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猜测方良会跟她谈些什么了,她猜对了。

“是我提出的你。可是你要知道。咱们现在的力量不比从前……”方良掐灭了手中的香烟,似乎不准备再吸了,但过了一会他又点着了一根,狠狠地抽了一大口之后说,“有人扯出了你跟高放的问题……你能猜到是谁……”

谁呢?部长徐汉斌吗?他是从外地调来的,他大概根本就不认识她,其他的几位副部长也与她没有什么太大的隔阂,俞愔一时真的猜不出是谁来……

“有些人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临下台了还想报复一下……”方良迟迟疑疑地说。

俞愔明白方良指的是谁了。他指的是郝运郝专员。俞愔抬起头来看了方良一眼,讥诮地笑了一声,心里说:方良,你撒谎了。

方良一直在观察俞愔的脸色,他看到了俞愔满脸的讥诮,但他以为俞愔那是在讥诮郝运,于是说:“他这是在做垂死挣扎,一下台还不是一切都完……”方良发现自己说走了嘴,怎么能跟早已下台的书记的千金说什么下台不下台的话呢。方良再一次打量俞愔,发现俞愔似乎没有听见自己的那句话,而是在专心致志地想她自己的问题。便赶紧转换话题,说,“愔愔,我看你应该去找一找韩书记,他是你父亲一手栽培起来的,不能忘恩负义……”

俞愔想说:那也不一定。如今忘恩负义的人多了。可是她没有说,而是若无其事地把一杯茶喝光……

那一晚俞愔彻夜难眠,那一晚俞愔觉得之谦的鼾声格外地重。

方良在撒谎。方良只知道俞愔当年拒绝了郝家的婚事,方良不知道俞愔的父亲已经在他生前尽最大的努力填补了俞郝两家的鸿沟。父亲早已预料到了事态会发展到今天的。俞愔之所以能在方良与她谈话前就猜测到谈话的内容,恰恰是郝家公子郝强强给她提供的信息。

俞隽过去从未认真地打量过郝强强，有一次在县里开会，一个风度翩翩器宇轩昂的青年干部向她走来，并且微笑着向她伸出了手。当她的手被那只温软的大手握住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她的心竟微微地颤了一下。那就是差点做了她的丈夫的郝强强。郝强强的面孔几乎是他父亲的翻版，五官平平常常，眼睛有点小，但也许是由于年轻吧，这张脸比他父亲那张脸要生动多了。俞隽记得从前郝强强干瘦干瘦的，不知何时竟变得健壮魁梧起来，且恰到好处。之谦的影子在俞隽的脑海一闪而过。

郝强强还不肯放开俞隽的手，俞隽只好自己抽出来了。“隽隽，你一点也没老……”郝强强没来由地说。

俞隽冲着郝强强笑了一下，就是她经常赐予其他人的那种优雅矜持而又挺热情的笑。这种笑使郝强强不由得收敛一下自己，他把目光从俞隽的脸上移开，看着四周没有什么熟人，就压低了声音说：“我父亲快休息了……”

“是吗……你父亲今年是？”

“五十九……”

“那还不算老嘛，怎么……”

“嗨，现在的事儿还不就是那样。”俞隽的关心使郝强强有了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他几乎是耳语般地告诉俞隽：“临下去之前我爸爸准备提拔一批人……”

有人朝他们走过来了，郝强强没有发现，仍要往下说什么，俞隽不慌不忙地打断了他：“郝局长，你女儿在哪个学校上学？我儿子今年也该上学了，我还没给他选好学校呢……”

几天以后他们在另一个会议上又一次相遇，在交谈中俞隽似乎是无意地向郝强强透露了统计局缺一个副局长的消息。郝强强也是聪明人，俞隽知道郝强强明白了她的意图。那一天分手时郝强强把她的手狠捏了一下。俞隽知道郝强强那一捏的复杂含义，但她装作不知，依然优雅矜持又热情地对郝强强笑了一笑……

三

俞隽没有买上当晚去北京的火车票，只好在省城住一夜了。小马帮她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饭店登记了一个房间，然后就去送陈香香和那个小伙子到宾馆去住。临走的时候小马冲俞隽挤了挤眼睛，又冲着陈香香跟那个小伙子的背影